

肖冰 / 著

XIONGXIONG RANSHAO DE SHENGMING

熊熊燃烧的生命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肖冰／著

XIONGXIONG HONGYAO DE SHENGMING

熊熊燃烧的 生命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熊熊燃烧的生命/肖冰著.-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
2006.12

ISBN 7-5059-5398-2

I.熊… II.肖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40572 号

书 名	熊熊燃烧的生命
作 者	肖 冰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2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姚莲瑞
责任校对	张荣祥
责任印制	李寒江
印 刷	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 1/32
印 张	15.5
插 页	2 页
版 次	200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059-5398-2
定 价	25.0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兵者,在古代谓之兵器;在近代谓之战士。兵是国之魂,令多少热血青年魂牵梦绕,又牵出多少可歌可泣可圈可点的激情故事……

20世纪初到现在,是中国社会变故最多的时代。老百姓从灾难深重、受尽屈辱,到翻身解放;从贫穷落后、饥寒交迫,到幸福安康,进而步入现代化的和平盛世,变化之巨大、之激烈、之迅速,在中国历史上也绝无仅有。

感谢命运,让我们这几代人赶上了这个翻天覆地的时代。这样,我们才经历了这么跌宕传奇的人生,才有了这么丰富多彩的故事。

第一章

1941年初春，七九河开，八九雁来。冀中大平原上的潞龙河已冰雪消融，这条黄河的支流，夹裹着大片大片的雪块和冰块混浊地向前翻涌，如同草原上被赶着的羊群绵绵不绝。

离河不远处，有个小村，因这村人们有个习惯，爱在自家小院边上种一圈儿枣树，能吃上枣子不说，遮了阴凉又当了院墙，故叫枣林庄。再穷的人家，院里也有一两棵。这时节，大大小小的枣树已新抽出千万根枝条，枝条上又冒出一串串鹅黄翠绿毛茸茸的小芽芽，宛如一群刚睁开眼的小精灵。微风吹过，小精灵便在枝条上跳动着，筛漏着夕阳的柔光，也慢慢闪出枣树下的一条道儿。

这是枣林庄村西头的一条土路，也就三米多宽，村里人却叫它“西大道”。朝西南通往三里开外的凤凰寨，凤凰寨上有八路军晋察冀边区的一所高小。放学的钟敲响了，钟声传得老远，凤凰寨本村和四邻八村的大孩子们便陆陆续续往家走。

这条道上远远走来一个小青年。落日丹霞映红了半边天，也给他的轮廓镶上了一圈金边，走近了才看清：这是一张稚气未脱的脸，颧骨上已有了棱角，可下巴还是圆圆的，一双机灵的大

眼睛转来转去，嘴角带着顽皮的微笑，黑裤、黑袄，斜挎着书包，有力地挥动着手臂。他边走边唱：

高粱叶子青又青，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，
先占了火药库，后占了北大营，
中国的军队好几十万，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……

天气还挺冷，他嘴里喷出一股股白气。歌词很悲凉，可从他低哼的调子里却听不到悲切哀伤，歌声是激越亢奋的，听着有些不伦不类。忽然他不唱了，左看看、右瞧瞧，冷不丁就钻进了路边一团半人高的枯草丛。

路远处又来了一个人。蓝裤、花袄，也斜背着书包，齐耳短发，一双大眼睛衬着没鼻梁的小蒜头鼻子，更显得妩媚动人又稚气可爱。

她安静地走着，忽听前面有“哎哟、哎哟”的叫声，赶紧循声查看。

“你怎么啦？于旭东，到荒草里去干吗？”女孩儿问。

“我想逮个蛤蟆，不小心崴了脚，快帮忙拉一把。”那人脸上的肌肉抽搐着，还龇牙咧嘴“咝咝”地吸着凉气。

“瞎扯吧！还没到惊蛰呢，哪来的蛤蟆？”那女孩儿有些犹疑，看他样子一定很疼，而以前却上过他的当，所以警惕地东看看、西瞅瞅，没动窝。

“没人呀！求你了，小爽，把我拉起来就行。”那小子哀求道。

“小爽”是女孩儿的小名，她大名叫肖墨玉，今年才十四岁，刚升学到凤凰寨高小五年级。见的确没有来人，小爽才羞涩地把手伸了过来。

那个叫于旭东的，咬住嘴唇，忍住嘴角上露出的邪邪的坏

笑,抓住女孩儿柔柔的小手,稍一用力,站了起来,看着眼前这位:眼波顾盼如流水,眉峰聚处似远山。

小爽立刻感到了来自对面带有侵犯的压力,抬头见对方呆呆地瞅着自己,仍攥着自己的手不放,便急急抽出了手,离开两步远。那年头,男女独处在一起都被认为是大逆不道,更何况还拉着手,简直要天诛地灭了。

“你明天就要参军走了,学校刚开完欢送会,还没到家呢就崴了脚,明儿咋走哇?”小爽隔着几步远忽闪着大眼睛问。

“哦,没关系,我奶奶有秘方,赶明儿一准能好。”旭东一瘸一拐,“只是我要走了,说不定以后……我……”一向鬼精灵的旭东这会儿说话吞吞吐吐。

这倒引起了小爽的怀疑:“别不是又反悔了吧? 参军打鬼子是要有牺牲的。怕死也是人之常情,既如此,就别说大话了。是谁当着全校师生的面,刚信誓旦旦表了决心呀? ‘炕头上养不出千里马,花盆里栽不出万年松。我立志英勇杀敌报效祖国,不把鬼子赶回老家去,决不把家还。’”小爽的嘴一扁一扁地学着,还斜眼瞅他。

“你,你咋小瞧人?”旭东恼了。可转念一想,又笑了,怪声怪气地说:“是啊,是我说的,咋的? 我说的话,你咋记得那么清楚? 简直一字不差呀!”

“你!”这回轮到小爽急了,“你嘴里就没个人话,俺不跟你说了。”她一跺脚不吱声了,还有意快走两步。

“哎! 别走啊,我还要跟你谈正事呢!”旭东马上说。他看小爽放慢了脚步,才又说:“我走了以后,你要把儿童团抓起来,我的担子可交给你了,站岗、放哨、查路条,一样也不能松。”

“让我当儿童团长? 我能行?”小爽吃了一惊。

“你咋不行? 不就当个儿童团长吗? 上次你帮助妇救会组织做军鞋就挺好,发鞋样,发布料,又论质收鞋,一百三十双一点

儿没差，我爹还夸你呢。”

旭东爹是村农会主任，却没几个人知道，村里开会都是让旭东出头露面。

小爽长这么大还很少听到表扬，不由得乐了。一笑，脸蛋上就露出了俩酒窝，笑靥如花，还透着冰雪聪明的灵气儿。

旭东就愿看小爽笑，为了多看几眼，他没话找话说：“嗯，是这样，儿童团可不如大人那么听道理，二蛋子淘气，二丫头爱哭，三驴子爱抬杠；黑子嘛，倒是块材料，他毕竟大点，主意多，有事可找他多商量。”

“那，我管不好那帮淘气包咋办？”小爽感到重任在肩，既兴奋又有些胆怯。

“你肯定能行，不是管，是表扬他们的优点，批评他们的缺点。谁淘气你就记着告诉我，等打完了仗，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他们！”

“等你打跑了鬼子回来？恐怕二蛋子的儿子都长胡子了，哈哈！”小爽不愧是小爽，笑声爽朗，如银铃般好听，那酒窝更深更美了。

旭东想：那里真要装点酒喝了才醉人呢！

“看什么看，眼珠子都快看出来了，快进村了，让人看见多不好！”小爽被灼热的目光烤着，左也不是、右也不是，忙低下头，紧走了两步，还想拉开些距离。

“小爽，我要走了，你能等我吗？等革命成功了，等我回来，你能等吗？”旭东追着急切地问。见小爽不吱声，又哀求道：“说呀，求你了，说说心里话嘛！”

“俺是啥人啊！”小爽更慌乱了。

“啥人？好人呗！我知道，你爹娘给你订了娃娃亲，可如今都啥年月了！八路军反封建，反压迫，你怕啥？咱们还要解放全中国呢！怎么连自己都解放不了？”旭东有些激动，声音不由得也高起来。

十岁那年,小爽的父母要给大她三岁的大姐订亲,把生辰八字给了村里能算命的瞎九伯。瞎九伯掐着手指翻着白眼珠算了好一气,却说大姐和那男的两人八字不合,又要了小爽的八字,倒说男方弟弟的八字与小爽的相合,还说了“女大三,抱金砖”之类的鬼话,乐得两家大人颠颠的,就这么给小爽订了娃娃亲,给姐姐订了另一门亲事。

以前,小爽倒不觉得怎样,认为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,天经地义,几千年人们都是这么过来的。可自从来了八路军,自从上了几年学,她才知道:人还能有另一种活法,一个女人也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。因此,她老觉得父母为她办的那事是一种耻辱,让她自卑愤懑,让她抬不起头来。不管是家里家外的,谁提起这件事她就跟谁急。

想不到,今天一个年纪大不了她三四岁的小伙子,却趁她高兴时也提起这档子糟心事,非要挑开那捂着的脓包,刺伤她的自尊心不可。小爽刚才的兴头全被风吹了,她又羞又恼,泪水在眼眶里打转,一跺脚,甩下旁边的人,急急向村里跑去。

旭东的腿也不瘸了,直起身子,呆呆地望着小爽的背影,嘴里喃喃地嘟囔着:“这傻丫头。”

等旭东蔫头耷脑地蹭进村时,日头已藏到西边地平线以下,天也变得灰蒙蒙的了。他心烦意乱地叹息着,这倒不光是因为小爽的态度,其实他更发怵的还有:晚上要怎么面对那个让他最头疼的人物。

“东哥,”随着脆生生的一声叫,一个小男孩儿灵巧地从路旁一棵大枣树上跳下来,让旭东吓了一跳。“你走道咋像个娘们儿似的?慢吞吞的,我在树上老远就瞄上你了。”这小男孩儿也就六七岁光景,一看就是个小淘气。

“啊！是二蛋子呀，”旭东马上变得一本正经，“我是等着检查你呢，看你天黑前还在岗上不？”

“报告！团长，”小家伙来了个立正敬礼，“今天这西大道上进出的都是咱村的，没外人，没什么新情况。”他的噪音和动作都受过训练，还真像那么回事儿。

“好！现在撤岗，跟我去村里其他哨位转转，完事再回家吃晚饭。”

旭东领着二蛋子从村西到村东，边走边告诉他自己参军的事，并交代让他如何支持小爽的工作，如何将学龄前儿童组织起来等等。

二蛋子认真地听着，边走边点头。

值勤的二丫头拿着齐眉棍，从村南口的大槐树后面转出来，老远就冲旭东摆摆手，说明今天没有情况。旭东也朝她挥挥手，她撤了。

走到村中央，黑子正在大石碾子旁赶着驴，扫着苞谷。旭东和他说了明早自己要走的事，又交代了几句。黑子也收拾东西，准备回家了。

村北头是三驴子的哨，他站在自家屋顶上，正啃着饼子向旭东摇手呢。

村东头的哨位更绝，就是旭东的奶奶，他家的房子地势高，坐在院门口就能瞅见村东路上来来往往的人。

旭东家在枣林庄的最东头，两间破泥土房、一个破院子和一棵枣树。爹长年在外做点小买卖，家里当家主事的其实是六十多岁的奶奶。

奶奶三十岁上就守寡，守着爹一棵独苗。两亩薄田，年景好时也只能混个半饱；一遇天灾人祸，就得吃糠咽野菜。孤儿寡母的吃尽了苦，也受够了欺负，年年春种夏锄秋割，天天挑水舂米

做饭,地里活儿、家务活儿都压在她身上,不管有病没病,不管刮风下雨,她总得硬撑着。这也练就了她快人快语、说一不二的刚强性格。

好不容易熬到儿子娶了媳妇,儿媳妇头生就是个小子,孙子呱呱落地之时,正好东方露白,云蒸霞蔚,红日喷薄而出,通天铺锦。奶奶认定这是个好兆头,说不定穷苦人家也可以从苦水中熬出来,也能有个出头之日呢!所以特意请先生给大孙子取了个大号,叫“于旭东”。她对大孙子更是百般宠爱,要不是家里穷,孙子要星星要月亮她也会去摘来。六十多岁的人了,她颠着双小脚仍下地劳动,而让儿子走街串巷去做买卖。冬天卖包子、麻糖,夏天卖凉粉、切糕什么的,为的是能挣上仨瓜俩枣,好供大孙子上学。

八岁上,旭东就和富家子弟一样上了私塾。也难怪奶奶疼,这大孙子就是乖巧仁义,平时大人给点零花钱,他一个子儿也舍不得花,遇上集日节日的,他买好吃的虽不多,却都是两份,两块年糕或俩包子什么的,给奶奶的是明的,给娘的是暗的,自己很少入嘴。当然,好东西也从来没进过娘的嘴,娘统统给弟弟妹妹们掰着分了。

等八路军来了,在枣林庄办起了初小。旭东有念私塾的底子,考试一直名列前茅。他连跳级两次,只在村里上了二年级和四年级,就到凤凰寨上高小去了。为此,奶奶更是乐得合不拢嘴,常说:“人看似小,马看蹄走。”见人就夸她大孙子有出息。

旭东当上儿童团长后,怕奶奶下地干活太累,干脆给她派了个站岗放哨的活儿,也是让奶奶支持自己的工作。奶奶当然没二话。

可明天,旭东就要抛开这一切去参加八路军了,奶奶能同意吗?她亲眼见过多少八路军战士死在鬼子手里呀,就是打死她

也不能让大孙子参军的。

其实,旭东参军的事儿爹也知道,从爹的眼神里看得出来他高兴。爹同意,娘就不敢反对,尽管娘千般万般地舍不得。可爹又是奶奶的大孝子,让他在奶奶面前公然支持儿子参军?

悬啊!

第二章

“奶奶！”旭东打发二蛋子回家后，径直朝奶奶走去。看到奶奶那张饱经风霜过早衰老的脸和花白的头发，旭东从心底涌上一阵酸楚：奶奶这辈子没过上几天舒心日子，他实在不忍心让自己的事再惹她老人家伤心。想说的话已打了折扣。

“这么晚了，咋才回来？左眼跳财、右眼跳祸，我这右眼老是跳，就怕你出事。”奶奶摸着右眼说。

“那准是奶奶累了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奶奶，我爹呢？”旭东劝慰着，他还是寄希望爹能帮他说服奶奶。

“他呀！你上学后就出门了，说是去保定办货，两三天也回不来，真不知办的哪门子货。”

旭东的心凉了半截。

屋里已是蒸气缭绕了。娘收拾完灶前的柴火，又忙着揭锅帮上的三合面贴饼子。这是玉米面、地瓜面和糠掺在一起做的，穷苦人家哪能光吃粮啊！

趁娘忙碌的当口，旭东已脱下只有出门上学才穿的体面点儿的衣裳，换上了打着几处补丁却洗得干干净净的夹袄。他边洗脸边琢磨着，思前想后，决定还是一言不发，像爹一样，来个一走了之。

第二天,天还没亮,奶奶养的大公鸡就高声叫头遍了。它立在枣树下的东墙垛子上,昂着头朝东方扯着脖子猛啼,撕破了黎明前的寂静。随即村里各家的鸡,也都不甘落后地合唱起来。

旭东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。窗外,朝阳刚刚露头,云霓晓霭,丹霞生烟,昭示着这又将是一个艳阳天。他兴奋地伸展腰肢,穿上了上学才穿的半新的粗布黑褂黑裤,又对着镜子在头上扎了个白色的土布巾,这是河北人外出时常有的打扮。下地干活儿就扎旧一点儿破一点儿的,赶集办事走亲戚就扎新一点儿的。又怕奶奶见了生疑,急忙摘下来放进了书包里。

吃了早饭,旭东像往常上学一样,斜挎着书包,带着村里的介绍信和八路军文训队的录取通知书,悄悄上路了。

西大道路口上,黑子扛着行李已等着他了。那是昨晚他们商量好,先借黑子家一床被子,等走了一天之后,黑子再去向奶奶讨。

“旭东,路远无轻载,让我送你个三五十里吧!今儿个我让堂弟锁子代岗,误不了事的。”黑子央求道。他和旭东是打小光屁股一块儿玩大的朋友,旭东说走就走了,着实舍不得。

旭东也不推辞,两个人就并肩上了西大道。出了村,旭东回过头来,留恋地望着这片生他养他的热土,虽说是穷乡僻壤,可一草一木都是那么熟悉,真要离开了,还真有点儿风筝断线的感觉,心里空落落的,鼻子有些发酸,眼睛有些发涩。

忽然,他瞄见了让他眼热心热的蓝裤花袄,那是出村朝西南去凤凰寨上学的小爽!他顿时精神一振,仰起粲然的笑脸,向她挥舞着胳膊。

小爽也看见了他,向前跑了几步,见旁边还有黑子,便停住了。“你的脚好了吗?”小爽高声问。

旭东并不回答,只是向她诡秘地挤着一只眼,歪着嘴坏笑,

挥着手道别，然后转身向北走去。

小爽突然从心底升起一种依依不舍的情感，她后悔昨天不该那么冷漠地对待这个学长，更不该说那些个刻薄话。要知道人家这一走不是去赶集串亲戚，而是走向枪林弹雨炮火连天的战场啊！也许三年五年见不着面，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他了。想到这里，小爽眼眶里忽然涌出了热泪，她赶紧用袖头抹去了。

当然，荒郊野外的，没人看见她哭。

“天杀的呀！你可要了我的命喽！”

出村三五里之后，旭东就听见身后传来惊天动地的哭骂声。回头一看，是奶奶！她凄凄怆怆、跌跌撞撞小跑着赶来了。

“天杀的呀！要不是黑子娘来家告诉我，我还蒙在鼓里呢！我可活不了啦！”奶奶的哭喊声，很像农村人在出大殡。

旭东不得已停住了脚，又往回走了几步，连忙搀住了颤颤的小脚老奶奶。

在旭东的搀扶下，奶奶鼻涕一把、泪一把地数落开了：“你个小没良心的，啊，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，砸锅卖铁供你上学，家里那么多人，从吃的到穿的哪样不是先供着你？啊，你翅膀硬了，吃饱喝足了，不哼不哈地抹抹嘴儿，抬起屁股就飞了。啊，你太没良心啦！……”奶奶呜咽着，从擦屎擦尿到穿衣戴帽，从小时调皮捣蛋到长大还是不孝，边数落边哭。

旭东也不言语，只是从书包里抽出土布头巾，一遍又一遍地给奶奶擦鼻涕眼泪。不知不觉又走出去二里地。

当奶奶发觉这不是回家的方向，立即跺着脚，骂道：“你这个天杀的，快给我滚回家去！”

“不！奶奶，我参加八路军是好事，将来肯定会有出息的，你不就盼着你大孙子出息吗？”旭东梗着脖子说。

“什么好事？你没见村北头八路军和鬼子交火，咱死了多少

人？啊，百十号啊！咱们枪不如人家，子弹又太少。临了几个人躲在柴火垛里，被鬼子点了，都烧成炭人啦，那个惨哪！你不还和你爹他们去埋尸首了吗？你忘了？”

“奶奶，我正是看到了那个惨状我才更恨！如果咱们中国人都怕死，谁去打鬼子保家园？要是国灭了，当了亡国奴，咱们会更惨的。”

“谁去都行，就是不许你去！你是奶奶的命啊！将来到保定上中学，进北京上大学，咱家再穷，奶奶卖房卖地砸锅卖铁也供你。啊，奶奶还等着祖坟冒青烟，等你给祖宗们挣脸呢！干吗非当兵去找死哟？”奶奶的嗓子都有些哭哑了。

“奶奶，你不知道，现在多少中学生、大学生都当兵打鬼子去了，我也是热血青年，我怎么就不能去？”旭东怕耽搁得太久，又抬脚继续往前走。

“你以为你是谁？是啸聚山林的绿林好汉？一个黄豆芽，还自以为是棵葱呢！那日本鬼子多了去了，你浑身是铁，能捻几个钉？”奶奶急了，追着说。

“奶奶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咱中原大了去了，中国更是大得无边，要这么看，小鬼子才几个人？如果人人都怕，躲在家里让人家轰出来用机枪突突，那日本鬼子就显得多；如果咱中国人都拿起刀枪来，跟他们一对一地拼，那鬼子还不够打的呢！”

奶奶因走得急，小脚都有些撞破了，一瘸一拐地追着，“我说不过你。你走！你走哪儿，我就跟到哪儿！你要忍心，你就走。”

奶奶倔强地一跌一撞地蹒跚着，也没有力气哭骂了，渐渐没了动静。

走了一气，轮到旭东劝了：“奶奶，你不是老对我说‘这人不怕吃亏，就怕吃了亏不长记性，不长血性’吗？这回咱中国可让小鬼子欺负惨了，吃的亏太大了。1931年，日本关东军以一万九千人的兵力就敢发动九一八事变，那时东北军驻守着十九万人

呢！十个人对一个，还是让小日本占领了东北。为啥？1937年，日本华北驻军才八千四百人，也胆敢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，不摆对面国军29军的十余万兵力放在眼里，又让人家占领了华北。又为啥？还不是因为咱们军阀割据，一盘散沙，让人家有空子钻！加上他妈的国民政府熊，腐败透顶！要什么‘攘外必先安内’，急着去打共产党，打内战。就像当年的慈禧太后，对外敌软柿子一个，对老百姓可是张牙舞爪。结果让日本鬼子在南京肆无忌惮地大屠杀，如入无人之境，扫射、活埋、拿中国人当活靶子，几天工夫就杀害了我三十万同胞。那个惨，血流成河，尸骨成山啊！我就不信了，咱们有千千万万好儿男，站起来都是五尺多高的汉子，就甘心当亡国奴？这些年，我算看明白了，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才是真正的抗日救国。奶奶，你孙子走的是正道儿，你就让我去吧！”

黑子见奶奶没吱声，接茬儿说：“东哥，你读了不少书，知道不少理儿，还给咱们这些哥们儿讲过不少杨家将的故事，什么《七郎八虎闯幽州》、《血战金沙滩》、《穆桂英挂帅》，还有《七十二寡妇征西》、《杨排风点将》，真带劲儿！这回你走了，也没人讲了，怪没意思的。咱们腿走嘴也别闲着，就给咱再讲讲岳飞吧。”说着还一个劲地往奶奶那边努嘴。

旭东心领神会，他知道，给黑子他们讲故事的时候，奶奶都坐在炕头上听，讲到再晚她也不困。他便搂住了奶奶的一个胳膊，说：“岳飞的故事也多了去了，像《枪挑小梁王》、《牛头山救驾》、《岳母刺字》、《朱仙镇大捷》、《大战金兀术》，直到惨遭杀害在风波亭，三天三夜也说不完。我还是给你们念一段他的诗词吧。”旭东深吸了一口气，朗诵起自己最喜欢的岳飞那首千古绝唱《满江红》：

怒发冲冠，凭栏处、潇潇雨歇。抬望眼，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。三十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和月。莫等闲、白了少